
ICANN79 | CF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SG
圣胡安时间 2024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 — 4:15 至 5:30

弗兰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我是弗兰克·卡拉斯科，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CSG)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今天的会议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俄语和阿拉伯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记得说出你的姓名以便记录，如果你使用的不是英语，也请指明你将使用的语言。同时，发言时请保持适当语速，以方便口译人员翻译。今天的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 CSG 之间的会议。所以，我们今天不接受听众提问。不过，欢迎大家使用 Zoom 聊天室。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私聊只能在讨论组成员之间进行。讨论组成员或标准参会者向其他标准参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

好了，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崔普缇·辛哈：

谢谢，弗兰克。欢迎大家参加 CSG 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们一直期待这些会议，因为它们提供了愉快、非正式的讨论环境。尽管会反复提出一些问题，但我们希望能够非常坦诚和自然地进行对话。

接下来，我将交给克里斯·巴克里奇 (Chris Buckridge) 主持今天的会议。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非常感谢，崔普缇。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我们笑称的第二天快要结束了。我想每个人都开始感受到一点点压力。但这是 CSG 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们必须分析和讨论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听到其中一些主题的许多不同方面的意见，并真正深入探讨其中的问题。

接下来我将交给 CSG 主席菲利普 (Philippe)，开始进入我们今天必须讨论的第一个主题，继续我们就欧盟 NIS 2 指令与几个其他团体进行的讨论。菲利普，有请。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谢谢克里斯。关于这一主题，我会很快说完，我将交给梅森 (Mason) 帮助我们阐明 CSG 内部对此问题的各种观点。梅森？

梅森·科尔 (MASON COLE)：

谢谢菲利普。谢谢，克里斯。首先，BC 非常感激与董事会召开这次会议。非常感谢。这对我们和 CSG 来说一直都很有价值。

我想阅读一份有关 NIS 2 的简短声明，然后我们将进行更广泛的讨论。首先，我谨代表 CSG 感谢你们给我们机会就有关 NIS 2 指令的长期政策制定发表意见。CSG 对董事会在 ICANN 第 79 届会议之前提出的有关可能制定相邻政策的问题表示欢迎。CSG 内部尚未就与 NIS 2 相关的政策制定达成统一立场。

目前我们确实就一个方面达成了一致，即 CSG 并不期望 ICANN 组织成为欧盟政府或各个司法管辖区法规制定的执法机构。

不过，CSG 一致认为，这是签约方在 WHOIS 政策制定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运营与 NIS2 要求协调一致，包括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维护准确而详尽的 WHOIS 数据、验证数据、满足合法请求、法人注册数据的可用性以及免费访问 WHOIS 等。

显然，将该指令转换为具有约束力的成员国法律的结果如何仍需拭目以待。但 CSG 乐观地认为，在 NIS2 实施后，社群将合作确保合理的 WHOIS 政策得到落实。

我们期待长远的结果，也期待这次讨论。谢谢，克里斯。

克里斯·巴克里奇：

谢谢梅森。董事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肯定来自我们进行的一些讨论以及你们提出的相关担忧。我认为在这里讨论的目的实际上只是分析问题和表明立场，并尝试找到达成共识的方法。

贝基 (Becky)，我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扔给你来回答。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好的，谢谢。谢谢梅森。你和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几次交流，当克里斯和我谈论这些主题时，他提到他已经与 CSG 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让我们把它提出来进行深入对话，而不是跨过这里的论坛地板。

关于第一个问题，显然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将如何进行转换，甚至一旦转换，我们也不确切地知道将如何执行。“我们欢迎欧盟成员国指令。” 仅仅是这样。

但我们真正想要深入探讨的第一件事是，你们是否认为 ICANN 合同或共识性政策中存在与完全遵守 NIS 2 不一致的内容？这只是……

梅森·科尔：

贝基，谢谢你的问题。不，我不知道存在你刚才所说的观点。我认为 CSG 内部某些人的观点是，我们有机会使 ICANN 政策与 NIS 2 的某些要求协调一致。但同样，我们也不期望 ICANN 成为欧洲监管机构或任何司法管辖区有关该问题的执法机构。但为了 WHOIS 世界内部的协调，至少可能有机会使这些政策更相似一些。我确信其他人也有其他观点。

洛里·舒尔曼

(LORI SCHULMAN)：

对。我将以 IPC 和 CSG 执行委员会的身份发言，因为这是不同的。我不想声称代表整个 CSG 发言。

就我们选区而言，我们的最高层面立场是，“数据控制的责任重担现在完全落在注册服务机构身上，我们制定了许多政策，理论上，它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遵守 NIS 2，”这是合理的。但我认为不合理的是，临时规范是在考虑 GDPR 的情况下编写的，并且临时规范中存在与 GDPR 和 GDPR 合规性相关的规范。整个 EPDP 政策框架都是围绕 GDPR 合规性构建的。

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正在根据目前存在并实施的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定政策。NIS 2 值得社群做出同样考虑，以便为梅森提出的观点提供指南，关于制定尽可能合理统一的标准，了解我们将考虑哪些条款以及它们的执行方式，并且可以合

理地预期 ICANN 在哪些方面承担了责任以确保我们合规，并将这种责任自然而然地转化为 NIS 2。

贝基·拜耳：

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我听到了与之前略有不同的观点，或许与你们之前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只是我听到的方式不同，因为我的理解是有人认为合同或共识性政策中的某些内容妨碍了完全遵守 NIS 2。我想我没有听到你这么说。

洛里·舒尔曼：

我要插一句，我们不是这么说的。你刚好问到了关于合同本身的问题。所以总体上我会说不是。但我们有政策、社群实践指南。临时规范接下来是否会演变为明确的 PDP 政策，最终成为合同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有太多不确定的部分，我认为提出“合同中是否有什么内容”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涵盖该问题。

我们正在尝试了解合同现实以及目前非常令人困惑且在社群内部混为一谈的问题。

贝基·拜耳：

我并没有试图过度简化或模糊某些问题。我只是想澄清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现在我并没有断言什么是理想的情况。现在我只想说，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可以遵守 NIS 2 并履行 ICANN 合同和政策义务。

洛里·舒尔曼：

是的，我要强调的是，至少从 IPC 的角度来看，是的，他们可以遵守，因为做出决定的所有重担都由他们承担。

话虽如此，你们很清楚我们在会议室中讨论控制人职能（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我将在这里提出来）。合同是否反映了控制人职能的真实情况？我理解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但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是。目前，鉴于注册服务机构拥有自主权，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遵守。我承认这一点，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准确的。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谈论政策、ICANN 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以及期望 ICANN 发挥什么样的领导作用。

克里斯·巴克里奇：

托马斯 (Thomas) 和梅森。

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好的，非常感谢。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 CSG 内部没有达成统一。但我一直在讨论，特别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与梅森讨论，让他整理一份声明，强调我们在 CSG 中持有的共同观点。

我们当然也在 ISPCP 内部讨论过这个话题。目前还没有达成有限的共同立场。但我认为我们逐步确定了几个主题，这些主题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至少在 BC 和 IPC 中也是如此。第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 NIS 2 要求的数据处理会使签约方面面临违反现有 ICANN 合同或政策的危险。

第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会妨碍签约方在 ICANN 的合同和政策框架内根据 NIS 2 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的情况。为了说明这一点，如果管理联系人与注册域名持有人不同，则可能需要收集管理联系人的数据。这是第 28 条规定的。你们可能记得，我们在 EPDP 中牺牲了管

理联系人。可能会迎来区域性拉撒路时刻，一个复活的时刻。但这是可能的，因为注册数据政策允许处理其他数据元素。

第三，我认为，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支持 ICANN 及其社群使用国家或地区法律作为启动政策制定的触发因素是有风险的，因为这可能会将 ICANN 及其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降级为监管要求的技术实施者。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只想提醒大家放慢语速，以便翻译人员翻译。我确定我没有具体指任何人，托马斯·梅森？

梅森·科尔：

谢谢。克里斯。首先，托马斯，感谢你的声明。我很感激 ISP、IPC 和 BC 真诚地合作——

崔普缇·辛哈：

[听不清]

梅森·科尔：

抱歉。谢谢，崔普缇。我只想说，我感谢 CSG 内部努力达成共同立场的善意，也感谢托马斯发表的声明。谢谢。

关于 NIS 2 和现有 WHOIS 政策下的一些具体规定，我的理解是，管理联系人可能有机会进行协调。我相信这是 NIS 2 所要求的。我们有机会将 WHOIS 政策与该要求协调一致。只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克里斯。

洛里·舒尔曼：

是的，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 EPDP 建议中，我认为管理联系人现在是可选的。也许是时候重新考虑使用管理联系人了，而不是可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即将出台大量法律，要求你必须这样做。因此，我们想要关注的是那些可能违反法律的可选择性规定。

贝基·拜耳：

谢谢。这非常有帮助，因为我认为我听到的是，政策制定需要将全球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置于类似的行为要求之下，而不是遵守合规性要求。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洛里，我们更改了全球政策来解决 GDPR。这是完全合理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董事会没有表明立场；我只是在这里即兴发挥）……我甚至不确定我将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在 ALAC 中进行了类似的对话，他们明确表示他们的观点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应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我们在 ALAC 中一致认为，我们或许不应该使用公平竞争环境分析来解决竞争和反垄断法的复杂问题。但我认为你提出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现在，为了在 ICANN 中制定政策，必须符合栅栏效应，并且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流程来制定。根据定义，WHOIS 是符合栅栏效应的，获取准确且最新的注册信息显然在适用法律规定的限制范围内。

我们为什么不要求提供问题报告呢？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吗？

洛里·舒尔曼：

也许吧。这就是我们进行这次讨论的原因，对吗？我的意思是，IGM/我们非常重视崔普缇。我们正在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进行非正式对话。如果问题报告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和你的观点一样，对吧？全新的法律。它已经在欧盟层面获得批准，尚未在成员国实施，但它仍然是法律，仍然存在，仍然需要遵守，我们也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对吧？如果在这次交流的过程中，部分解决方法是，是的，是时候要求提供问题报告了，那我们就这样做。但我的猜测是，也许要求这份报告的时间是在 27 个国家实施之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趋势，了解成员国内部存在摩擦的地方。我不喜欢在不了解将如何实施以及观察全球趋势的情况下就仓促行动，而 ICANN 非常擅长这一点。就监管机构而言，很多时候，出于多种原因欧盟怎么做其他国家就会效仿。我的意思是，欧盟的一些贸易伙伴只有在遵守欧盟法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信贷。这就涉及到对准确性要求和其他要求的期望……NIS 2 是一项巨大的法案，与网络安全有很大关系，而与 WHOIS 关系不大。

因此，通过观察这些趋势并了解 27 个国家的情况，我认为那才是要求提供问题报告的时候。我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认为展望我们可能必须要做的事情听起来非常积极。有请托马斯，然后是菲利普。

托马斯·李凯尔特：

是的。我只想简短地回应一下你所说的，贝基，关于临时规范反映了 GDPR 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都是在 2018 年 5 月生效的。但历史表明，在超过 15 年的时间里，ICANN 不仅没有响应欧洲隐私法，而且也没有响应多个司法管辖区的隐私法，并且我们已收到不合规的警告。

我认为仅仅因为临时规范反映了 GDPR，这还不足以成为 ICANN 在新法律出台时做出响应的充分理由。

当时 EPDP 团队就我们的报告中应在多大程度上提及 GDPR 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只反映 GDPR，特别是因为追求类似概念的法律正在出现或甚至当时已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司法管辖区。

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稍微偏离它一点，并希望我们同意，如果我们要求 ICANN 社群在法律生效时做出响应，无论法律来自哪个司法管辖区，这并不是最好的想法。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克里斯。快速说一下 ISPCP 内部的讨论，有关要求问题报告的时间和想法正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甚至没有国家法律草案，我们不想带着不断变化的目标开始做某些事情，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但选区内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如你提出的那样，目前政策中是否存在任何限制会妨碍签约方通过公平竞争环境（即使这不是适当的措辞）来满足要求。

贝基·拜耳：

我不是说现在是适当的时间。我只是想向在座的所有人表达清楚，以便我们达成共识。我完全同意。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响应尚未转换的指令，即使在转换之后，也可能通过 27 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和执行，因为这就是指令的优点。

当然，就托马斯的观点而言，自 2018 年以来，数据保护法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包括美国数据保护法发生的许多变化，例如，各州直接效仿有关 GDPR 的法律。

是的，我同意我们不应该谈论 GDPR，但我只是想确保我理解，而且我们在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切上达成了共识。现在我明白了，那太好了。我想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不知道转换后会发生什么，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我也不是说问题报告……章程中规定了完成问题报告所需的流程。我没有预先判断任何事情。但这对于我理解梅森和我在论坛大厅中进行的不是特别有成效的对话非常有帮助。但这非常有帮助。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承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花太多时间，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给了它适当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讨论。谢谢大家。

菲利普，现在交给你开始讨论你们向董事会提出的其他问题。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克里斯。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与 DNS 滥用相关的合同修订问题。我想就是这张，是的。我必须读出来吗？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们显然已经读过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简洁的版本的话——

菲利普·弗夸特： 我发现文字中没有提到 DNS 滥用，但显然，你们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这些修订，还有董事会与总法律顾问和 CEO 之间是否就如何执行这些修订以及社群如何为其背后的思考做出贡献进行了一些磋商。我想我们早些时候与 NCPH 同事讨论过，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可以如何为此做出贡献。

托马斯，或许你想详细说明一下？

托马斯·李凯尔特： 是的。非常感谢，菲利普。今天早些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认为大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我们非常有兴趣通过事实和统计数据了解合同修订的影响，而不是总体滥用程度，因为这与合同修订无关，而是具体与以下方面有关：对于之前未做出回应的签约方，既然我们进行了合同修订，他们现在是否会做出回应？

第二点是，既然我们进行了合同修订，ICANN 合规部是否能够监督之前保持沉默的签约方现在对滥用案件采取行动并采取足够的行动？

第三点是，如果之前没有做出回应的各签约方在这种环境下不是良好的企业公民，他们是否会面临升级，从而导致取消认证，因为显然这并不是为了监管那些已经做出回应的签约方，但我们想要找到那些未被留意且未对滥用报告做出回应的签约方。

我想这三个数据点可以帮助我们评估这次合同修订的有效性和成功程度。

克里斯·巴克里奇： 谢谢托马斯，谢谢菲利普。可能并不意外，我将把这个问题转交给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来回答。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谢谢，克里斯。谢谢菲利普的提问。为了专门解决合规问题，目前我们有一个 15 人的团队，目前他们是滥用相关义务的处理人，三名主题问题专家在必要时支持其余处理人，目前我们正在培训两名新的处理人。正如你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正在为新的 DNS 义务做准备，我们相信我们拥有履行这一职责所需的资源。

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和我在规划未来的要求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当然，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我们将获得多少资源，但我们正在使资源足够灵活，以便在我们进行规划时，我们可以为额外资源制定预算。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能够做好。

除了工作人员之外，我们还在准备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更新投诉提交网络表格和案件处理系统，以确保可以收集有关新义务履行的详细数据并向社群报告。该团队正在准备发布一份专门用于执行新的 DNS 滥用要求的报告，其中将包括与履行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义务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最终将成为每月更新的为期 12 个月的滚动系列的一部分，以说明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趋势。例如，它将包括细分、收到、按 DNS 类型细分的投诉数量、签约方解决的案件数量、签约方是否采取缓解措施来阻止或中断 DNS 滥用、采取了什么类型的措施、是否没有采取措施。

实际上，我们可以尽量深入探讨并提供真正细致的分析，准确地了解谁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知道这正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会议中讨论过很多次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以

便社群和我们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我们现在知道些什么？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我们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以及未来需要做什么？我想让你们对此放心。

公告板将有助于衡量合同修订的影响，但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衡量因素。它们不可能是衡量影响的唯一因素。我们不想在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合规团队了解作为我们更广泛案件的主题的 DNS 滥用实例，而不是发生的每个 DNS 滥用实例。这听起来很明显，但要明确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进行报告。如果不是直接提交给我们，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当我们考虑这些实例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缩小范围，把它想象成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

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知道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在这次会议上，我想重申一下），我们确实认为这项工作是一种合作。这是新的合作，在我们之间，在整个社群中（在我们之间，也在更广泛的社群中），人们对此都很感兴趣。我们对此有很多疑问。我们将收到很多意见。我们想要继续这样做。随着合同进入实施阶段，当我们看到新的滥用模式出现并对此进行报告时，我们希望就如何迭代这些公告板和这些指标保持对话，以使这些对话持续保持相关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清楚哪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希望这能回答这个问题。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克里斯。谢谢莎莉。是的，已经回答了。我来补充一下。尽管你所说的内容有些含蓄，但我希望社群对该报告进行评议。我不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新的衡量标准，那么总是有改进的空间。

莎莉·科斯特顿： 是的。为了清楚起见，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对。是有些含蓄，但我本来可以更具一些体的。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来看一下，梅森，请讲。

梅森·科尔： 谢谢，克里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此提出一个必然的问题。首先，莎莉，感谢你提供的最新信息。很有帮助。我认为这与杰米前几天在执行会议上提供的回复一致。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我认为非签约方正试图提出打击滥用的潜在后续步骤，这涉及提供有关 DNS 滥用等统计数据的准确信息的能力。这是针对滥用者采取大规模行动的能力。我们之前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因为本末倒置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在社群中受到了一些批评。但能够不以打地鼠的方式对待滥用极其重要，我们想了解董事会对此有何看法。能够在帐户级别处理更广泛的滥用行为将是处理滥用的更有效方法。

董事会是否考虑过这方面？如果没有，我们希望鼓励进行这方面的对话。

崔普缇·辛哈： 感谢你的提问。我们希望看到这些修订的结果，看看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从那里入手。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详细程度。我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但要感谢你提请我们注意这个问题。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们大体上知道，特别是 CSG 投诉过系统性滥用。因此，最好是查看这些数据，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出哪些事件是孤立的，哪些将被归类为系统性滥用，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更系统性的滥用。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只想快速弄清楚。梅森，你所说的帐户级别是什么意思？在注册服务机构中吗？注册人？账户级别是什么意思？

梅森·科尔：

谢谢你的问题，宏安。简单来说：更多是在注册人层面。在某些情况下，一名注册人会滥用数千个域名。你不必逐个域名逐个域名地处理它，而是针对一个参与者进行一系列处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消除更广泛的活动中的滥用行为。我的解释有用吗？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目前我没有看到更多人举手，我想我们可能已经从中得到了一些清晰的答案。谢谢大家的讨论。

菲利普，下一个问题交给你了。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克里斯。我认为接下来将由洛里介绍……

洛里·舒尔曼：

是的。大家好，过去几天我们一直在谈论 RDRS。这对 CSG 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

的原因。我可能会根据我们已经进行的一些讨论来稍微修改一下问题。我本来打算报告，但我想你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些信息了。

今天我们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即 CSG 工作组会议，讨论请求者的系统体验。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幻灯片。我们分享了故事。我要感谢伊莉莎·阿格匹安 (Eleeza Agopian)，感谢莎莉指派伊莉莎负责这个项目。她非常容易合作，并且非常乐于接受反馈。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对于我们所说的 RDS 故事项目，信息将直接反馈给小组，这样小组就可以通过 ICANN 流程适当地提供信息，以便我们通过一个渠道获得所有信息，我们认为非常有帮助。我希望董事会了解这一点。

我将提出我的问题，正如我所说，我可能会根据之前的回答进行补充。但就数据本身而言，我将抛开数据不说，一般来说，我们确实在使用中有所领会。我们的结果确实好坏参半。我们获得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反馈，关于有一个集中的空间，提供模板非常有帮助。

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挑战、障碍，比如说，系统有一些笨拙，细数一下在操作时需要点击超过 35 次才能提交一个请求，我认为知道这一点很有趣，事实上，像授权书这样的文件不能永久附加到模板上，你和我（莎莉）在之前的会议中已经讨论过，在使用方面存在一些其他类型的后勤障碍。

再说，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讨论只来自于请求者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从控制人的观点来看，从注册服务机构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希望深入探讨这一点。但最初，考虑到这个项目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测试，它将衡量需求，我们希望确保需求得到维持。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董事会将如何与 ICANN 组织合作，确保两年测试期不断迭代，并且可以在整个运营过程中实施基于用户体验的改进？这是第一个问题。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将交给莎莉来回答，但我只想说我参加了今天早上的会议，坐在后面，这确实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会议。我认为这是你的队列管理大师课，洛里。

洛里·舒尔曼： 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但能够听到如此多样化的运营商的意见并看到他们带来的一些统计数据确实很有用。所以感谢你组织这次会议。

洛里·舒尔曼： 不客气。还会有更多。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将交给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洛里和克里斯。是的，洛里，为了让大家明白，你和我，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更广泛地说，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于请求者来说，我认为你的问题中包含了几个问题。我只想确保我说到点子上。第一个问题是我所说的平台的可用性。例如，你谈到多次点击操作。第二个问题，自从我们同意做这个实验以来一直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让它变得有意义？我们如何激励请求者提出请求，我们要求他们在平台上做什么？因为这方面的其中一个挑战是目的。如果我是请求者，我的目的是得到答案吗？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吗？

洛里·舒尔曼：

是的。抱歉。

莎莉·科斯特顿：

我并不是想开玩笑。我想说的是……我想退一步。当我们作为一个社群集体做出这一决定时，我们将尝试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尝试解决有关 WHOIS 数据的一些问题，并且社群决定我们将尝试为期两年的试点……我将称之为实验，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使用这个词：因为组织内部一直在进行合作，显然你们也一直在与你们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大量合作……我想稍后我们可能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在组织内部也进行了大量合作，通过与传播部、世界各地的合作团队合作，我们接触到的通常是全新的受众（他们不一定在 ICANN 圈子内），我们对他们说：“请使用这个平台，请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发现，当我们表达“请参与实验，这将帮助我们解决未来将要开展的工作”时，即使人们不是来自 ICANN 世界内部，这也会引起共鸣。

当我们不清楚实际情况时，我们就会遇到更多挑战。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听起来显而易见，但我们花了几周和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对话

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今天早上我们也与签约方机构讨论了这个问题；完全相同的问题。

我们如何表达我所说的“请求”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外做更多的工作，但要与我们的团队一起确保我们都达成共识。这也会影响我们使用的宣传材料类型，我们是否提供了正确的幻灯片，我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措辞。这是关于准确表达，我们在边做边学。

我认为，你使用“迭代”这个词并未明确指在这种情况下，但确切地说是在反馈中。这是你问题的第二部分，我认为这也非常重要。接着，在我们收集数据时，特别是如果我们做得正确且更好（收集有关平台使用情况的数据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目的。这就是平台的可用性。这不是唯一的目的，因为我们当然需要知道注册服务机构将出多少力，他们将回答多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必须进行一些交流，其中一些由注册服务机构负责。我们理解这一点，但当然我们一直在尝试了解不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之后我们做什么？

接着（我知道你可能知道这一点，但只是为了其他人理解），当我们收集反馈时，我们正在做哪些工作，我们收集相关信息并将其传达给常任专家组，我们正在重复的做这件事。我刚刚看到伊莉莎走进会议室。非常及时，伊莉莎。我们刚好在谈论平台。我们正在将这一反馈传达给常任委员会。我们将它传达给利益相关方，并在内部反复传达并调整平台。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做出改变，但我们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流程，在这一流程中，我们在员工层面提供了适当的资源。感谢你对伊莉莎和她的团队的好评。

否则这项实验就不会跨越两年的时间，这是你问题中的最后一点。
你如何让它在那段时间里变得有意义？

我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如果我花的时间稍长，我很抱歉，
克里斯。

洛里·舒尔曼：

我想对你说的几件事做出回应。这绝对是有道理的。为了让人们感到舒服，至少在 IP 社群（知识产权社群）中，我们肯定会谨慎地表达……我们将其称为 beta 测试，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理解“beta 测试”。我们也有一些用户驱动程序，我们有合格的法律从业者根据一些法律推理和法律依据提出请求。

但尽管如此，这里有一个漏洞。我们在昨天的高管团队答疑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我希望董事会也了解其中的一些想法。该项目的范围非常明确，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目的是收集数据，看看实际上是否存在需要建立像 SSAD 这样的更复杂系统的需求。我们很清楚职责范围。

但我们所看到的是，既然该项目已经启动，并且我的成员们向我提出了问题，既然我顶着 INTA 和 IPC 的头衔，在考虑预算时，在考虑长期计划时，两年后我们不一定会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至少需要有一个集中化的请求系统。

该数据是否支持 SSAD 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背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采用、推动、营销、提出建议，从现在起的两年内，我们将拥有一个可以合理运行的产品，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这意味着（商业上合理运行），只要提出请求，就会有回应，在平衡测试合格后会分享信息，等等。你说的有道理。如果想法是我们只想

在两年内看看你是否想要一些数据，注册服务机构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披露一些数据，我认为这甚至不会激励 beta 测试人员。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看到宏安举手了，但是莎莉，你想要回答吗？

莎莉·科斯特顿： 实际上，伊莉莎在会议室里，我会告诉你我对此的总体想法。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当然董事会将对此进行审核。Beta 测试的目的是在我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审核。这就是为什么 Beta 测试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部分原因：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实质内容，董事会可以说，“好吧，我们现在知道什么？”这正是你所说的。

高管团队答疑会议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现在不记得提问者是谁了。我很抱歉，但他站出来说他一直在看 2025 财年的预算。

洛里·舒尔曼： 那是 IPC 财务主管马克尔·格拉汉姆 (Michael Graham)。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感谢。抱歉。这是一个漫长的会议。我认为我的睡眠水平相当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可以看到现在的员工人数，但我看不到 2025 财年预算中的员工人数。这是否意味着审核结束了？就像要从悬崖边上掉下来一样，”我认为这就是引发这个问题的原因，我完全理解这一点。但并不是每个人可能都参加了问答环节。他们可能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来源。

答案是我们正在进行审核。当然，我们仍然收到了 2025 财年预算的公众意见，但在我看来，有关员工预算的审核预计不会结束。我的意思是，这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可能没有具体的提名人数？不必为此而担忧。组织的这一部分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我将交回给克里斯或崔普缇来回答，即认识到在我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进行审核……我们将向董事会和社群提供数据，以便他们能够持续审核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从中了解到什么？

我将交回给你，克里斯。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很高兴让你回答。我不知道……

崔普缇·辛哈：

洛里，在任何商品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都会在两年的试点中进行迭代更改。是的，数据应该为我们提供信息，我们应该在两年内开发不同的版本（当前版本，+1，+2，+3）。我们希望采取这条路线。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宏安？

钟宏安：

基于已经谈到的内容，我不想只谈论系统。我认为洛里和你们都提到，很高兴看到 INTA 和其他人推广使用该平台，但有时我觉得当你

们谈论用户体验或用户期望时，你们所指的可能与 ICANN 和平台实际收集的统计和数据略微不同。

实际上，我鼓励你和 INTA 以及其他收集其他网站的数据，因为你们可能想要查看的数据是：如果我们有合法请求，会在什么时间收到回应，而不是我们是否要直接询问注册服务机构。这不是我们要收集的数据，但也许你们可以。这类数据实际上可能会为后续的讨论提供信息。

你们可能想测试系统，发送非常合法的请求和不那么合法的请求，看看系统如何响应。这些不会是 ICANN 平台收集的数据，对吧？

如果你们问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想要提及），这些类型的用户体验不是 ICANN 的平台能够收集的，但用户和其他人也许能够收集。

洛里·舒尔曼：

我想对此做一点回应。我们不鼓励只是测试。[“提出合法请求”？]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对系统来说并不健康。我们听到注册服务机构坚定和明确地说，就审核量而言，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我们不愿意提出不合法的请求。

同时，实际上，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基于我需要进行调查的事实，我当然认为我的请求是合法的。坦率地说，或者从执法专业人员或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角度来看。

在某种程度上，什么是合法的，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对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稍微谈一下数据（我面前没有数据，但我们有来自 INTA 成员和 IPC 成员的报告；有些是相同的），如果提交商标请求或执法请求或网络安全研究请求，一旦发现是商标请求，我们会收到诸如“这是商标问题，请提交 UDRP”之类的回复。

重点是，需要进行调查。你可以在匿名的情况下提交 UDRP，然后 WIPO 将为你检索用于 WHOIS 注册的数据。但事实上，为了避免下一步提出诉讼，最好的做法是先调查。这就是存在分歧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在社群层面了解请求双方（请求者和被请求者）、什么是合法的，我认为这将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在应用平衡测试时。

克里斯·巴克里奇：

谢谢洛里。我们有一些人在排队。梅森请讲，然后是吉姆 (Jim)、莎莉和莎拉。

梅森·科尔：

谢谢，克里斯。我很快。从 BC 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同意洛里刚才阐述的大部分内容。我们认识到现在系统还处于早期阶段，双方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从 BC 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担心数据没有被收集，即使对系统进行较小调整，这些数据也可能被收集并且可能很有价值。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也许这很容易……我拿你们在网上购物时可能会使用的购物车作类比。如果你访问 RDRS，你输入一个域名，然后你得知该域名由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托管，那时你可能会退出系统。这可能是需要收集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仅仅退出系统并说，好吧，这不是一个已通过的请求，因此它不算数。它确实算数。人们有兴趣了解该域名背后的情况。这是可能收集的数据类型，实际上可以为你提供有关域名背后的数据需求的详细信息，并更好地表明对 WHOIS 数据的需求。

这只是我们想传达的一项建议。希望我的意见能有所帮助。

吉姆·加尔文 (JIM GALVIN): 谢谢 —

克里斯·巴克里奇: 抱歉，吉姆。莎莉刚刚比划了两根手指。

莎莉·科斯特顿: 抱歉，我讨厌这种表达方式，但我不知道其他方式。我刚刚收到我的团队的一张便条。我们确实收集了这些数据，因此我们知道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查询的域名数量。

梅森·科尔: 谢谢。莎莉，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我访问系统并输入一个域名，我发现该域名由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托管，那时我退出了 RDRS，系统仍然会收集该数据？

莎莉·科斯特顿: 这是我的看法。伊莉莎，抱歉。这只需要两分钟时间，但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但这是我的理解，梅森，是的。

伊莉莎·阿格匹安: 大家好。报告中有一个衡量标准。我刚刚在查看编号，我会把它发布在聊天室中。但我们正在收集所有域名查询：有多少是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查询，有多少是非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查询，以及在参与注册服务机构查询中，哪些实际上转变成了请求。我想这就是你的问题。我会将衡量标准编号发布到聊天室中。

梅森·科尔：

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太好了。现在又夺回控制权了。吉姆？

吉姆·加尔文：

好的，谢谢克里斯。我听到了所有关于统计数据、具体细节和了解系统的讨论，以及洛里之前关于“为什么参与？”的意见，如果你们实际上并不打算获取数据。我可能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这已经包含在你的问题中了。我想回过头来提醒大家 RDRS 的核心目的，因为我还没有听到有人在这里说明。它的真正目的是关于董事会如何考虑 SSAD 的建议。其目的是为董事会考虑 SSAD 建议提供信息。

我们都承认，这只是一项试点服务，我认为我们获得的任何数据都可以提供信息，都是有效和有用的（甚至是负面回应），因为重要的是告知下一步将是什么、我们还想达到什么其他目的、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政策考虑因素。SSAD 是一个相当庞大、包罗万象的系统，但它收集谁获得什么数据、何时获得以及为什么获得数据等具体信息。我认为了解提出的请求类型，然后了解它们得到的回应类型是有成效的。获得这些数据很重要。

由于伊莉莎刚刚提供了一些关于回应的额外细节，董事会非常感兴趣，并且实际上正在与员工密切合作，以提高从这些趋势报告中获得的数据的详细程度。目前我们只是每月获取一些数据，但我们非常感兴趣并关心了解数据的含义，这确实意味着需要更详细的数据。正如莎莉和伊莉莎所说，员工有兴趣提高数据的详细程度。

所以我想问的是（重要和有用的是，你们是否有其他见解，你们已经在这里提到了一些；我确信我们已经记录了；所有这些意见都将

被收集），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从 RDRS 中获得的数据？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其他方面可能有助于为接下来可能要做的事情提供信息，以便董事会将其纳入未来的考虑中？它只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它将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而不断发展。

洛里·舒尔曼：

好的，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确实注意到了。我想说，这就是我们如此努力地推动这些工作的原因。我们正是这么做的。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但我确实想在这里注入一些现实，真实世界的现实情况。就像注册服务机构处理真实世界的监管现实一样，我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我使用我自己的组织。我的组织中有 30,000 名员工，他们非常乐意到集中式系统中提出有关数据、时间的请求，了解到需要进行一项测试，但不能 100% 保证获得信息。所以我将明确要求这一切。

但如果你被要求去某个地方提出请求，你不断地提出请求，而请求的响应率持续较低，那么无论需求是什么，如果响应率低，需求就会下降。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现在……因为我非常谨慎地说，“这是一项测试，请帮助我们完成测试。你可能无法获得你想要的一切数据，但我们想知道你获得了什么数据或你需要什么数据。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意见？”

我将把 INTA 数据收集（我称之为工作）的电子邮件放在这里。我们承诺每隔一周向小组提供任何回复。我真的鼓励你们使用它，无论你此时是请求者还是控制人。但这就是目的，因为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调查是在注册服务机构回复结束时使用的，该调查的字体非常小。它没有以粗体红色突出显示，或者没有任何内容显示“请回

复，回复，回复，我们需要你们。”伊莉莎，这可能是可以通过回复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但我还听到，在完成所有点击操作并获得这些答案或没有获得答案或获得部分答案之后，人们要么没有注意到调查，要么他们累了，他们只是不想回复……即使在 IPC 中，他们对 RDRS 的了解与你们目前对它的了解一样多，还是有些人会说，“调查在哪里？我没注意到还有一项调查。”因此，我认为将该按钮设为红色、粗体，并恳求“请帮助我们完成这项测试”将非常有用，因为现在我很担心，我担心这项调查没有获得我们在 INTA 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博士在 Edgemoor Institute 中所做的工作应该获得的回复，因为除了你们在调查中看到的是/否/点击此处之类回复外，我们还希望获得所有额外的信息和尽可能多的信息。

克里斯·巴克里奇：

我看到吉姆比划两根手指想要回复，然后是莎莉和莎拉。我可以鼓励大家说得简洁一些吗？因为我们确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结束前花至少 15 分钟来回答这个问题？吉姆，请讲。

吉姆·加尔文：

谢谢。我很快，为了尝试保持这种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对话，我想强调一下你们使用的一些词语。你们谈到没有得到回应，我想要明确的是，我认为你们指的是没有得到你们期望的回应，没有得到你们所要求的数据。董事会对所有回应的质量和详细程度非常感兴趣。回应中不包含数据有一系列原因，我们实际上在询问和考虑，是否有可能获得更详细的数据？获取这些数据很重要。我们仍然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个月不需要你所说的 30,000 人。但我们非常清楚，绝大多数回应实际上不包含数据。我们想要探讨并了解那是

什么，因为这有助于了解真正需要从 SSAD 系统中获得什么数据。
谢谢。

洛里·舒尔曼：

是的，我将 [听不清] 这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实际上你收到了回应，无论它是什么。另一种情况是，你收到了回应，并且该回应包含你所请求的数据。我不认为这是非此即彼的，[而是] 两者兼而有之。

莎莉·科斯特顿：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正如吉姆所说，我们期待收到建议。正如我所说，组织绝对愿意接受建议。但我也非常鼓励你们直接与注册服务机构互动。对于常任专家组、常任委员会来说，那是其职责的一部分：为你们提供直接与注册服务机构交谈的场所。根据我们与他们进行的讨论，我认为他们对此持开放态度。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合作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不想妨碍他们。我们希望提供支持。我们会接受反馈，将它直接提供到渠道中，多多益善，这样就可以直接传达到我们需要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提出建议。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萨拉，有请？

萨拉·多伊奇：

我认为吉姆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在 SSAD 的框架内提出的。但我认为，SSAD 的名称中带有“D”，代表披露。人们填完一个表格需要进行 37 次点击操作，我认为这是合理的，也许并不总是如此，但他们觉得自己有合法利益，并且想要这些数据。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

解这是一项测试，但它是一项静态测试吗？我们向签约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根据我们过去几个月的经验教训，是否可以确定容易实现的目标？当你的请求被拒绝并提示“需要更多信息”，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会询问签约方，“你能回去帮助请求者弄清楚‘更多信息’是什么吗？”因为理想情况下，如果解决某个问题可以使请求成功，也许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共同合作解决的。

所以我鼓励你们研究一下数据，确定那些容易实现的目标。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萨拉。我将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感谢大家对此进行的非常有趣的讨论。

菲利普，我认为 CSG 还有一个问题。

洛里·舒尔曼：

我想补充一下。我们确实问过……我将不要求今天提供回复，但我知道你们已经考虑过了，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有关营销计划的问题，你们可以与社群分享，如何推广它。如果你们能向 CSG 提供书面答复，我们将不胜感激。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记下了。谢谢洛里。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克里斯。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风险分析的（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它与 WSIS+20 流程中将举行的各种活动有关。

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背景，ISPCP 对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提出的调查问卷做出了回应，WSIS+20 会议将于 5 月的某个时候召开。我们做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让人们引起对 ICANN 的广泛关注并表达对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些支持，我们也这么做了。

但除此之外，我想谈一下更多细节，除了简单的支持和反对接管的宏伟计划……我认为比这要难以捉摸得多。ICANN 使命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比其他部分面临更大的风险。举个例子：比如根服务器方面的合作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管的。DNS 管理方面的合作有时是由我们 CC 的同事负责的，可以说，因为只是合作而没有执行，也许风险更大。我想这些例子可能不正确。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从 ICANN 使命各个方面实际上面临的风险角度来看我所说的风险分析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明白，也许广泛分享并不明智，因为我们最了解这个系统，但我们肯定有兴趣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思考和一些分享，因为我们的一些成员（我不只是代表 ISPCP 发言）将通过我们各自的国家代表团参与到这一流程中。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克里斯·巴克里奇：

谢谢菲利普。我想崔普缇将回答这个问题。

崔普缇·辛哈：

是的。菲利普，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主题。ICANN、董事会、组织将非常重视这次峰会。你们知道，届时将会召开很多会议。今年和明年召开的会议次数将达到顶峰，我已经数了有四次，即 WSIS+20、未来峰会、现在有关 NETmundial 的消息也在缓慢传开，

还有联合国内部的全球数字契约。如果你们愿意了解的话，联合国正在推行三方模型。该模型的三个方面是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见证了我們刚才进行的讨论，公民社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是不会考虑到那种详细程度的。这就是 ICANN 运作的原因，也是制定标准和协议的原因。

我们将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方面都存在风险。莎莉在内部提出了一种模式，我很快就会交给她来讨论。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去年 10 月或 11 月（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参加了 IGF，我惊喜地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然而，联合国大力推动将该模型转变为多边主义模型，在我看来，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样我们刚才进行的讨论就不会再发生了。你们不会参加会议，因为本质上你必须是政府实体才能参加联合国会议。我们的意见会被忽略。

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莎莉整理了一些不同的外展方式。其中包含大量信息。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称为政府合作团队，该团队由维尼 (Veni) 领导。现在我将交给莎莉来谈谈他们正在做的所有不同的事情。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崔普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谢谢。我们正在做什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启动所谓的 WSIS 外展网络。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给它起个名字。这是一项相当轻松的协调（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促进）工作，让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去做一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有一个协调的空间。那么要协调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这次会议上，或者在我们参加的每一次会议上，以及在上周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我与每一个政府进行的每一次双边

会谈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就像崔普缇所说的，支持政府确实希望知道我们技术社群是否参与其中。

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社群、技术社群以及更广泛的互联网社群（包括一些政府和任何感兴趣的人）都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第一问题。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件事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因为它确实很难理解。有很多团体（包括我们的 ICANN 社群）都非常想了解并参与其中，但这非常复杂，很难理解，而且数量巨大。崔普缇所谈论的团队……我们非常幸运，在 ICANN 中，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资源。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资源。我们现在已经组建了一个项目团队，再加上维尼的团队，将作为 ICANN 秘书处来运作。这实际上来自于戴维 (David) 的团队。卡洛斯 (Carlos) 正在为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们将运行一个电子邮件清单，一个包含标准规则的标准 ICANN 电子邮件清单，该清单现已上线。在周四下午、午餐时间的会议上，我们会告诉社群所有这些信息，为你们提供更多信息，然后将其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件事是资料。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无论我们是谁）……我知道，你刚才谈到了资料。非常感谢。因为我看到了……你发送的时候就和我分享了。如果这刚好是你需要的资料，我们可以将其发布在页面上。这样来参加会议的所有其他人可以看到。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彼此提供信息，但也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有很多组织（例如，有几个 ccTLD，CIRA 和 auDA 等大型 ccTLD）在编制教育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auDA 完成了一份有关 GDC 的大型分析报告。但除非你在 auDA 电子邮件清单中，否则你

不一定会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知道，ICANN（因为我们了解它的全部，实际上并不是，而是大部分）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协调点。

我想对于你们提出的关于风险的问题，第三部分……将是聚在一起并了解人们想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召开电话会议，如果人们说我们想要真正聚在一起做出解释和分析，这就是你所说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更加小心，因为你是对的：我们不想将所有内容发布在公共网站上。那有点疯狂。我们必须在我的 CEO 目标下找到适当的平衡，特别是对于 ICANN 本身。我们发布和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但我可以说的是，在我们的社群内部，根据我的 CEO 目标，我们正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哪些风险？谁在说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想告诉这个小组的是，我很高兴维尼和他的团队前来直接为你们做简短介绍，与你们进行讨论。我非常乐意。事实上，我欢迎这样做。如果我们可以安排在这里讨论或者可能单独安排一次电话会议，请告诉我，我们会搞定的。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崔普缇。谢谢莎莉。我们显然期待为此做出贡献。

重申一下资料的问题（我确信我要说的适用于 ISPCP，但自私地说也适用于其他人），资料也可以供我们在内部使用，以便通过我们各自的国家代表团进行分发。正如你说，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关于我提到的调查问卷，它影响深远（SDG 等等）。它非常复杂，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理解。我们可以用来整理各种概念的资料越多越好。再次感谢召开这次会议并期待举行更多会议。

莎莉·科斯特顿：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已经确保尽我们所能进行预测，我们已经分配了足够的员工和适当类型的资源，因为你们还谈到了大量的宣传材料。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主题专家（我们确实需要，而且我们有主题专家），而且我们还需要确保将其转换为可分发的资料、幻灯片、PDF，你们可以带到双边会议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不需要知道但我们都满意的东西。我们说：“你去吧，请使用这个。这是我们最好的猜测”——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感谢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莎莉。谢谢菲利普。弗朗克在开始时告诉我们距离会议开始还有 20 秒。我们现在距离会议结束还有 45 秒。菲利普，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菲利普·弗夸特：

衷心感谢大家展开对话以及在对话期间所体现的精神。谢谢，克里斯。

克里斯·巴克里奇： 非常感谢。我认为有关这几个主题的讨论对董事会来说非常有价值。感谢大家的精彩表现，我真的很喜欢这次讨论。我想本次会议到现在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